

郁遠夫文集



生活·讀書·新知

上海書店分館

（上海）

装帧设计 林 塘 刘世仁 尹 文
特约编辑 王自立 陈子善
责任编辑 邝雪林 潘耀明 林振名

郁 达 夫 文 集

(国内版)

第六卷 · 文论

•

花 城 出 版 社

(广州大沙头四马路)

香港·旧金山·新加坡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香港中环域多利皇后街九号)

联合编辑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国内总发行

香港·旧金山·新加坡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海外总发行

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9.875印张 5插页 200,000字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261·200 定价 1.15元



一九三三年的郁达夫

文艺论集

郁達夫

一九二六年上海光华书局版《文艺论集》封面

郁達夫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

郁達夫手迹之一

三、煙籠中人，頂多只能看酒他前後左右的
一團，但金戈天化日之下，上高要玄乎目迷，
即看得出用過的山川形勢，草木因時。中國的
新文字運動，已經有接近二十年的歷史了，自
大的批評，^{（生動）}是中國沒有偉大的作品，不
是過去的作品，也未始完全是毫無用處的東西
的空想。現在是談談於過去，未來是教育在現
在的胞裏的，中國新文字大革的實行主旨，大
約是這末了罷？

目 录

卢骚传	1
卢骚的思想和他的创作	19
翻译说明就算答辩	36
关于卢骚	48
文人手淫	
——戏效某郎体	52
通信	
——关于Max Stirner	54
对于社会的态度	57
革命广告	64
通信	66
《关于文艺作品的派》的订正	69
《惜分飞》序	70
我希望于《大众文艺》的	73
学文学的人	75
读刘大杰著的《昨日之花》	79

关于小说的话·····	83
歌德以后的德国文学举目·····	88
看联合公演后的感想·····	95
文学漫谈·····	98
现代小说所经过的路程·····	104
关于黄仲则·····	112
《永嘉长短句》序·····	117
文艺论的种种·····	119
在热波里喘息·····	125
说翻译和创作之类·····	128
批评家与酒·····	132
萧伯纳与高尔斯华绥·····	141
介绍萧伯纳·····	143
再来谈一次创作经验·····	145
略举关于文艺批评的中国书籍·····	149
序《爱情的梦》·····	153
文艺与道德·····	155
文学上的智的价值·····	158
批评的态度·····	162
英文文艺批评书目举要·····	166
在春秋社公演座上的感想·····	169
五四文学运动之历史的意义·····	171
无事忙者闲谈·····	173

屠格涅夫的《罗亭》问世以前·····	176
屠格涅夫的临终	
——为屠氏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作·····	186
清新的小品文字·····	188
想象的功用·····	191
略谈幽默·····	194
《我的忏悔》序·····	197
传记文学·····	201
查尔的百年诞辰·····	203
查尔诞生百年纪念·····	205
静的文艺作品·····	208
在圆圈子上前进·····	211
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	212
重印《袁中郎全集》序·····	213
读劳伦斯的小说	
——《却泰来夫人的爱人》·····	216
谈诗·····	223
钱唐汪水云的诗词·····	227
艺专剧社乐社公演的第二晚·····	233
MABIE幽默论抄·····	235
读《赛金花本事》·····	240
《西施》的演出·····	243
小品文杂感·····	246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编选感想·····	248
林道的短篇小说·····	249
伟大的沉默·····	253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256
怎样研究文学·····	279
什么是传记文学? ·····	283
怎样叫做世纪末文学思潮? ·····	287
文坛的低气压·····	290
却说平剧·····	292
谈谈民族文艺·····	294
二十四年我爱读的书·····	299
题闽侯陈演白画序·····	301
小说与好奇的心理·····	302
国防统一阵线下的文学 ——在福州格致中学演讲 ·····	304

卢 骚 传

千部万部的卢骚传记，总不能及他晚年的半部著作的价值的永久。法国也许会灭亡，拉丁民族的文明，言语和世界，也许会同归于尽，可是卢骚的著作，直要到了世界末日，创造者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止，才能放尽它的光辉。

喜马拉雅山的高，用不着矮子来称赞，大树的老干，当然不怕蚍蜉来冲击，可是不幸的卢骚，当他活在世上的时候，既受了同时代的文人的嫉妒攻击而发了疯，直到现在，还有许多英美流的正人君子，在批评他的行为，估量他的价值，说他是“一无足取”。

小人国的矮批评家，你们即使把批评眼装置在头顶的发尖上面，也望不到卢骚的脚底，还是去息息力，多读几年卢骚的书再来批评他罢。现在让我来谈一谈这一位到处受压迫，到处中毒箭，流离四方，卒至晚年来因疯自杀的人类解放者的生涯。

蒋·捷克·卢骚 Jean Jacques Rousseau 的先祖本来是巴黎人，一五四九年的时候，曾祖父提爱·卢骚 Didier Rousseau，

为求信仰的自由，始自巴黎迁往日内瓦 Geneva 住，他生大味特·卢骚 David Rousseau，大味特生以闸克 Isaac Rousseau，以闸克就是蒋·捷克的父亲。

一七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我们的这一位反抗的诗人，自由平等的拥护者，大自然的骄子蒋·捷克生下地来了。一生下地，他的母亲就因生他而送了命，我们的这一位诗人，便成了一个无母的孤儿。

他父亲以闸克，是一个钟表师，母亲名秀残·倍儿那儿 Suzanne Bernard，是一个美人，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子，一个小说杂书的爱读者。

以闸克也是一位非常快乐的跳舞师，爱读小说，爱吃好东西，爱打猎，也爱和人争闹。一六九九年和几个英国人争闹了一场，被罚了罚金，一七二二年和一位陆军上尉打起架来，甚至于拔刀相向。因为是这样的一位感情家，所以他的爱妻死后，对待儿子，也没有温和的，柔爱的气概，所以蒋·捷克的一位同母的哥哥弗兰沙亚 Francois，从小就逃出了家庭，终究不知逃上什么地方去了。

但以闸克的一面，也是柔情脉脉的一位好好先生，蒋·捷克当七岁的时候，于寒冬的晚上，吃完晚饭，和他父亲两个，在炉旁灯下，就读泊罗塔克的英雄传，议论种种当时在流行的小说中的人物运命，也不知坐尽了多少个的深宵。这一种早熟的读书癖，就暗暗的在少年蒋·捷克的胸中种下了空想冒险的深根。

蒋·捷克，从小就是一位隐忍好胜的奇童，有一次同一位表弟在一架工厂的机器边上厮混，将小手搁上了机器的回转器的轮中，表弟将机器转动了，致将他手上的两个指甲刮落了下来，他

竟忍泪吞声的对表弟说：“不碍 不碍，我一定不去和人家讲出来。”

还有一次，他被一位小朋友用铁锤打得头破血流，然而他也忍痛不说，只装了一种若无其事的样子。殊不知这一种隐忍好胜的气概，就是他后来受人欺辱的底子哟！

蒋·捷克，自小本就虚弱，母亲早死，父亲也于和那位上尉争闹的一年出走了，所以自一七二二年以后，他就无母无亲，靠了一位姑母过活。这一位姑母，也是小蒋·捷克的母舅之妻。她因为和他有两重戚谊，所以待他自然是很好的。可是因为待他太好的原因，就养成了他的爱好自由和厌恶压制的心思。

不久，他就和表兄弟一道被送到薄塞Boissy去跟一位牧师兰倍儿西爱Lambercier 读书。在这薄塞的乡间，他有同玩的许多同学，有宽广的庭院和嫩绿的园林，供他驰走，可以种花，可以采果，在他总算是幼时的一段快活的岁月，他的田园趣味，也就是在此地养成的，可是后来为一件无辜的事情被罚，他的洁白的童心，就感到了世上的没有正义，他的出走之心，也就隐隐的决定了。（见他的《忏悔录》）

自薄塞回来，他就跟叔父的倍儿那儿和表兄弟同住。十二岁的时候，早熟的他，就有了两件恋爱事情了。游手闲居，终不是道理，所以叔父先为他去拜了一位裁判所的书记为师，想他去学作小吏，可是住不上多久，他就被赶了回来，不得已又使他去学雕刻，但他的雕刻师傅的虐待专横，又使他起了反抗，倒反去学会了許多坏的习惯，如欺骗，偷盗，撒谎之类，虽然在闲时也拼命学习，但遇到凶恶的先生和低能的同伴，终没有好的感化给他，使他变成一个孤僻的，野蛮的孩子。后来终因为礼拜天

游逛了太晚回来，两次被关出在门外，到了第三次的时候，他就从那里跑走了，这是一七二八年三月十四日的晚上。

他在郊外放浪了几夭，因他读的许多小说和冒险谈的结果，自以为是出来求主的骑士。然而风餐露宿，终究是没有善心的公主和慈祥的王者出来收留他回去，最后在萨伏亚Savoy 的康沸宁Confignon才遇见了一位旧教的僧侣彭佛儿氏M.de Pontverre，赐了他一餐饱饭，劝他改信旧教(天主教)，并且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教他到安乃西 Annecy 去投靠一位也是新改宗的女太太去。这一位女太太，就是他半生的恩人伐兰夫人 Madame de Warens，是Mademoiselle de la Tour的老家。

当时的卢骚，只在十六岁与十七岁之间，眉目清秀，举止粗暴，于三月二十一日，当百花烂缦的复活祭日，且走且歌，在春风和煦的太阳光中，走上安乃西去寻找伐兰夫人。夫人已出去上教会去了，他就追了出去，在路上—边发抖，—边交了她那封彭佛儿氏的介绍书信。

夫人名 Francois Louise，于一六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生在伏郡Pays de Vand 无外乡 Vevey的一家信奉新教的人家，当时还未满二十九岁。她于一七一三年嫁给特伐兰氏，一七二六年当她二十七岁的时候，因为创办丝袜工厂，亏了本欠下了债的原因，就将财产残部，捆作了一堆，称作有病，逃过湖来，离开了她的男人，逃到了萨伏亚来改信旧教。当时因为沙地尼亚王未克多·亚马特奥 Victor Amadeo.King of Sardinia,正在爱未安 Evian住着。他是一个旧教的宗教狂者，看见隔湖的新教国里有这样的一位美妇人来投，当然是喜欢的，所以就给她年金，教她专管宗教上的改宗的事情。她后来在安乃西住落，以她的美

貌，以她的手腕，住了不久，就成了一个有名的妇人。她在那里，又起了企图事业的野心，和蒋·捷克离合迎拒的同居了好几次，也养了许多恋人。失败了几回事业，终于在一七六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贫困死了。但蒋·捷克去投奔她的时候，她还是美貌多财，在宗教上社会上正还是很有势力的时候哩！

伐兰夫人对于这一位新自日内瓦出来的青年，也起了一点乡情，劝他回去，他是不肯，留在身边，又无地可容，所以就又为他介绍，送他到屈利诺Turin的救护所去，使他去受一点改宗的训练。

蒋·捷克于三月二十四日，跟了几个可靠的人出发，步行到屈利诺的救护所去。

节季是初春，地方又是阿尔波斯山的风景绝佳的胜地，他的九天九晚的徒步旅行，使他感到了一种放浪者特有的兴味，直到晚年，他还不能忘记这一次旅行的乐趣。

四个月中间，他受完了自新教改向旧教来的宗教上的训练，于一七二八年四月二日，从那救护所的铁门里出来，虽已成了一个旧教教徒，然而身上的财物，只有暂绝时人家所施舍的二十个法郎。他又是无亲无友的一个人漂流在屈利诺的市上了。

吃吃逛逛，做做弥撒，等他那二十法郎用完的时候，生活又成了问题。这中间虽有一个年轻的商人之妇，留他回去秘养了几天，可是被她的男人觉察了，立刻就被赶了出来。不得已他只好上一家贵族家去当仆人贱役。不意中他又得到了主人凡赛利Countess Vercelli老伯爵夫人的爱，这中间也犯了一次使他到死不忘的大罪——他偷了一枝丽绉给他正在想念的侍女，后来被发觉了，他就将这偷盗之罪，转嫁在侍女身上——可是夫人老了，养

了他三个月，她就做了黄泉的旅客，他也因而失去了衣食之源。辗转走了几家，在一家贵族的家里，他因为有一点学问，得到了主人的赏识，主人正预备教育他成人，将来去伴了这家的公子读书求学去，但又因为遇见了一位在日内瓦做学徒时候的朋友，他就不顾将来的计划，便和这位旧友，捧了一个打算沿途用以求乞的水盘玩具，逃走了出来。

他想起了徒步旅行的乐趣，本来是打算和他的旧友一道走回日内瓦去的，可是到了安内西的路口，他的朋友就一个人和他分别走掉了，所以一七二九年的春天，他又和一个流浪的乞丐一样的回到了伐兰夫人的家里。

幸亏伐兰夫人是一位多情可爱的善主，她以慈和同母亲一样的脸，热烈同爱人一样的心，接受他回去。一边教他读书学礼，一边也托他做点书记杂务的事儿，留养他在自己的庖下，她打算慢慢的为他想法子找点事情做做。在这中间，又被送来送去的送了几处，学了一点音乐，在修道院跟一位乐师住了一年。可是这乐师又为和一位修道士起了冲突，从修道院里出走了，他也就跟他走了出来。到了里昂，这一位乐师发了癫痫病，睡倒在路上，他也害怕了起来，就把这一位乐师丢在路旁，仍复逃回到安乃西的伐兰夫人家中。伐兰夫人，也因了事故，上巴黎去了。他寻不着夫人，就和夫人的一位侍女一道的回到弗莱蒲儿古 Fribourg 的这一位侍女的家里去。自此之后，几年的流浪生活又开始了。

他在劳桑 Lausanne 湖畔，也曾假冒过作曲的乐师，也曾开过骗钱的演奏大会，可是这一种《忏悔录》里的半虚半实的描写，我们也不必去转述，总之千七百三十年的冬天，他却在纽奢德儿 Neuchatel 过的冬，所以计算起来，直到他受了骗，于一七三一

年的四月，跟一位假冒的神父上各处去募捐，离开纽奢德儿止，约莫也在那里住上了一年多。

法国的一位大使特·仆那克氏M.de Bonac，从这一位假冒的募捐神父手里将他救了出来，送他到了巴黎。他又因为不喜欢巴黎的缘故，徒步走上了向萨伏亚，向香倍利Chambery的旅路。

这时候伐兰夫人，正在香倍利住，所以一七三二年的春天，他又变成了一个丐者，徒步走到了伐兰夫人的家中。

伐兰夫人为他介绍到当时的知事那里去当了一个书记，可是不惯过有规则的生活的他，不久又从那里辞了出来。一七三三年的一年中间，他因拉谟Rameau的《调和论》而起成了音乐家作曲家的野心，所以也就研究了一年音乐。嗣后一边教书，一边读书——依他自己所说，和伐兰夫人及夫人的情人克老乌特·亚耐Claude Anet形成了三角的恋爱——在香倍利住了四五年。他在那里教音乐的学生中间，有一位特·康稽爱M.de Conzie，时常和他谈到当代的文人，他的后来的文坛上的死敌服尔德Voltaire的文章，也于这一个时候，和他接触了。

在香倍利住着的这几年中间，他从伐兰夫人的家里，又出来逃亡了好几次，到了最后的一次，一七三八年的七月，他又从逃亡回到伐兰夫人的脚下的时候，夫人对他也冷淡起来了。依他说来，夫人于克老乌特·亚耐死后，又和一位名范张利爱Vintzinried的青年生了关系，所以和他就生疏了，但这一段事情，很有有人在替伐兰夫人辩驳的，所以我们也不便决定，总之一七三九年的一年，他和伐兰夫人及范张利爱，一道迁到奢儿美脱Les Charmettes的别庄里住着，他因为伐兰夫人的宠爱消失了，倒得了一